

庵堂認母（越劇）

盤夫索夫（越劇）

華東戲曲研究院編輯

華東地方戲曲叢刊

第五集

華東地方戲曲叢刊

第五集

華東戲曲研究院編輯

新文藝出版社

一九五五·上海

華東地方戲曲叢刊 第五集

編輯者 華東戲曲研究院

出版者 新文藝出版社

上海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零壹壹號
(上海康平路八三號)

印刷者 上海市印刷四廠

(上海新聞路一七四五號)

總經售 新華書店上海發行所

書號 (711) [IV VI 5] 類別 戲劇·電影—越劇

字數 67000 字 開本 787×1092 1/32 印張 4

1955 年 4 月上海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1—6100 冊

定價 三角六分

編輯凡例

一、編輯「華東地方戲曲叢刊」，是爲了選擇華東各省、市比較優秀的地方戲劇本整理出版，供各地劇團和讀者參考。

一、「華東地方戲曲叢刊」收集華東各省、市流行較廣、內容比較健康、經過整理的各種地方戲傳統劇本，根據傳統劇目或其他文藝形式改編的劇本，以及創作的歷史劇和反映現代人民生活的劇本。

一、「華東地方戲曲叢刊」所收的劇本，一般的都是經過了實驗演出，反覆修改後確定下來的。

一、凡傳統劇本的整理工作，都是在尊重民族遺產，去蕪存菁的原則下進行的；並且吸收了對該劇的內容和表演方面有經驗的演員參加整理。

一、我們主觀上力求以嚴肅認真的態度對待這項工作，但由於能力有限，難免有不夠妥當之處，希望各地演員、專家和讀者指正。

目次

庵堂認母（越劇）	一
盤夫索夫（越劇）	三三
附錄	
庵堂認母曲譜	二四
盤夫索夫曲譜	二七

庵堂認母

越劇

浙江省越劇團集體討論

陳靜執筆

前記

法華庵青年尼姑王志貞，因追求人生幸福，毅然衝破佛門戒律，與青年書生申貴升相戀，懷了身孕。不幸貴升病死，志貞在萬分悲哀中生了一個男孩。庵堂產子是破壞清規的，志貞不得不附以血書將嬰兒棄在郊外，幸被徐姓拾去撫養，取名徐元宰。十六年後，徐元宰已中解元，無意中發現血書，便四處尋訪生母，終於在法華庵中訪到了志貞。經過曲折盤問，證實了彼此的母子關係。志貞恐妨礙兒子的前程，不敢遽認；經過元宰反覆解釋，志貞才打破一切顧慮，和元宰母子相認。

本劇是根據越劇老戲全部『玉蜻蜓』中的一折『遊庵認母』，由浙江省越劇團共同討論，並由該團陳靜執筆改編的。改編本曾在浙江省戲曲觀摩演出大會獲得劇目獎；華東區戲曲觀摩演出大會獲得劇本獎二等獎；大會結束後，又吸收了各方面的意見，進行一次修改。

舊本『遊庵認母』的主題思想非常模糊，人物性格也是被歪曲了的。改編時首先從母子相愛的本質出發，將人物性格端正過來，賦予他們自己應有的面貌，並突出了它的反封建主題。同時刪去了與劇情毫無關係的『十八隻抽屜』和不必要出場的佛婆一角，還加強了人物內心活動的描寫，明確了遊殿、拜佛的目的性。華東戲曲會演後的修改：刪除了一些人爲的矛盾衝突；在劇情發展的層次上又作了一次調整，使人物的思想感情更爲合理、真實，整個結構更簡練集中。

庵堂認母（越劇）

〔王志貞手持申貴升遺像，神色憂鬱，緩步上。掛起遺像，感慨萬端〕

王志貞：（唱）晝長夜長愁更長，

往事欲忘偏難忘。

滿腹辛酸向誰訴？

每對遺容淚盈眶！

自從你年紀輕輕辭人世，

可憐我如醉如痴度時光。

想當初赴約又把約來訂，

海誓山盟恩愛長。

實指望脫去袈裟換羅裙，

却不料竟成南柯夢一場！

我本想懸樑自盡隨你去，

苦只苦痴心難把嬌兒忘。

恨只恨庵堂難把兒扶養，
慘只慘血書裹兒棄道旁！

分離至今十六載，

不知生死與存亡。

若是我兒身未死，

有朝也許會尋娘。

申郎啊！你若知嬌兒在何處，

我求你夜半前來託一夢。

申郎啊！我千言萬語對你講，

你爲何唇不動來口不張？

啊，我的申郎啊！

〔中幕下〕

〔徐元宰到處尋母未遇，往法華庵尋訪途中〕

徐元宰：（唱）天寬地闊路縣長，

茫茫人海難尋娘！

怪只怪養母不該將我瞞，

害得我十六年來夢一場！

幸虧這血書一幅落我手，
才知道我元宰並非徐姓生。

血書上一首詩是啞謎，

却原來父姓母名暗中藏：

我的父「未末酉初爲鴻儒」，

我的母「士心卜貝蓮池旁」。

「未末酉初」「士心卜貝」怎樣解？

「蓮池」所指是何方？

忽東猜，忽西想，

夜以繼日苦猜詳。

難道說父親姓申爲秀才？

難道說母名志貞在庵堂？

姓申文人遍天下，

庵堂禪院遍四方；

哪個秀才是我父？

哪個尼姑是我娘？

水中撈月尙見影，

我訪母要比撈月更渺茫。

訪過庵堂無其數，

無數庵堂皆無娘。

前面已到法華庵，

有娘無娘我權且進去訪一訪。

〔扣庵門〕開門！開門！

〔王志貞上〕

王志貞：耳聽扣門聲，想是佛婆回。（開門見徐元宰貌似申貴升，甚爲驚異，急閉門）

（唱）忽見申郎立門外，

只見他容顏依舊貌未改！

徐元宰：開門！開門！

王志貞：（唱）莫非我淚眼模糊看錯人？

也許是香客到庵來。

外面何人？

徐元宰：小生徐元宰在此，請快開門！

王志貞：待我開門！

〔王志貞開門，徐元宰進，王志貞見徐元宰確像申貴升，驚疑又起，對徐元宰注

視不已

〔徐元宰見王志貞注視自己，深爲詫異〕

王志貞：他與申郎爲何如此相像？

徐元宰：她看我看得好怪呀！

〔二人互視，王志貞益窘，急用話掩飾〕

王志貞：看公子這樣穿戴，莫非是一位解元公？

徐元宰：正是。

王志貞：請問解元公高姓大名？

徐元宰：小生姓徐名元宰。請問師太法號？

王志貞：貧尼名喚志貞。

徐元宰：（驚喜）志——貞？

王志貞：（奇怪）正是。

徐元宰：（忽覺失態，急掩飾）這名字高雅得很！

〔二人僵持少頃〕

王志貞：請到客堂用茶！

徐元宰：請！

王志貞：如此貧尼引路了！

〔王志貞在前，徐元宰在後，往客堂而行；徐元宰打量王志貞背影，王志貞亦時而回首打量徐元宰〕

徐元宰：啊？！

〔唱〕爲何她開門又閉門？

爲何她神態如此不安寧？

乍聽到她名志貞我心喜，

又想起天下儘多同名入。

王志貞：啊！

〔唱〕爲何他相貌如此像郎君？

爲何他聽到我名字神色驚？

〔王志貞回頭再看徐元宰，想在徐元宰身上發現不像申貴升之處，以證明自己之

多疑〕

王志貞：〔唱〕可笑我胡思亂想疑心重，

却原來他眉毛不像那死去的人！

〔中幕啓。二人已走到客堂門前〕

王志貞：解元公請進！

徐元宰：同進。

〔二人進客堂〕

王志貞：請坐！

徐元宰：謝坐。

王志貞：待貧尼取茶來。

徐元宰：有勞了。

〔王志貞下〕

徐元宰：志——貞？

〔唱〕雖然說天下儘多同名人，

總比那名字不同好幾分。

滿腹疑團總要解，

我不妨將她身世問一問。

〔王志貞捧茶上〕

王志貞：解元公請用茶！

徐元宰：多謝！（略思）寶庵如此宏大，爲何只見師太一人？

王志貞：佛婆與衆位師兄俱到施主人家唸經去了。

徐元宰：師太因何未去？

王志貞：只因偶感風寒，故而未去。

徐元宰：（略思）請問師太是中年出家，還是幼年進庵？

王志貞：（略遲疑）貧尼七歲進庵，也算得是幼年出家。

徐元宰：（失望）我還以為師太是中年出家呢！

王志貞：不！貧尼是幼年出家。

徐元宰：請問師太出家幾年了？

王志貞：（感傷地）寒來暑往，已有二十五載。

徐元宰：（希望重起）師太三十二歲了？

〔王志貞點頭〕

徐元宰：不知師太俗家還有何人？

王志貞：父母去世已久。

徐元宰：可有其他親人？

王志貞：（不由想起申貴升和兒子：如今一死一離，死者永難相見，離者何日相逢？勉強苦笑）

出家人不談俗家事，問它做甚？請問解元公今到草庵有何貴幹？

徐元宰：（略遲疑）特來上香拜佛。

王志貞：如此解元公請隨我到佛殿去吧！

徐元宰：請！

〔王志貞、徐元宰同出客堂。中幕下〕

王志貞：（唱）最親莫如母子親，

怎奈母子兩離分。

分離容易相見難，

提起親人淚沾襟！

徐元宰：（唱）只見她滿臉愁雲套疑雲，

莫非是傷心人遇見了傷心人？

〔行至放生池畔，徐元宰心有所感，停步沉思，王志貞也停步〕

徐元宰：這池水好深啊！

王志貞：這是放生池。

徐元宰：（唱）放生池裏池水深，

水上浮萍無有根；

順水漂來又漂去，

孤苦伶仃靠何人？

王志貞：（深有同感）

（唱）並非浮萍無有根，

根藏水裏看不清；

有朝乾了池塘水，

翻轉浮萍看見根。

徐元宰：（試探）

（唱）煩勞師太去翻一翻，

看它根在何處生？

王志貞：（不安地）

（唱）池岸陡，水又深，

貧尼想翻難從心。

佛殿就要到了。（行）

他相看萍根是何意？

若說無意似有心！

徐元宰：（唱）她說浮萍本有根，

想去翻轉怕水深。

我看她言語之中有言語，

有心想問怎樣問？

〔走到大殿門前。中幕啓〕

徐元宰：大雄寶殿。

王志貞：解元公請進！